

佛光人文學報第四期
2021年1月 43-84 頁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道教醫學的瘟疫預測、 治療與人文關懷—— 以《黃帝內經》五運六氣 學說為例

張美櫻 / 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基於道教本身的宗教特質與其對天地宇宙與生命的認識，道教在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下，有其具有特色的生命觀與身體觀，所以對於疫病的認識與治療方法，亦具其天人合一思想的神學詮釋宗教色彩與人文關懷。本文即以道教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同構的宇宙生命觀為核心，以《黃帝內經》為文本，探討五運六氣疾病預測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梳理出其中疫病預測的內容，以及瘟疫治療方法中的道教文化內涵，最後論述其中的人文關懷內涵。

道教是最重視生命存有的宗教，對於瘟疫的預測預防與治療，有其鮮明的宗教色彩與特色，雖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同構的思想並非道教所獨有，但道教將這些思想落實在生命實踐中，不僅只是當作宇宙觀與生命哲學的理解，而是發展出解決生命問題的應用方法。面對全球性的疾病感染風暴，人人向外求藥而未能得的現狀，道教的瘟疫治療強調的是取用人體內的真藥，也就是神氣相守，形神相守，調整體內的氣，順應外在的氣，

找回內在的和諧，重視社會的和諧，注意與自然的和諧，正氣內存，不受外界干擾，風暴將會過去，平和的日子會再來臨。如此穩健的生命智慧，仍值得現代人參考取用。

關鍵字：道教醫學、瘟疫預測、瘟疫治療、五運六氣

道教醫學的瘟疫預測、 治療與人文關懷—— 以《黃帝內經》五運六氣 學說為例

張美櫻 / 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道教出現於歷史記載中，即與疾病治療有關，無論是太平道亦是五斗米道或是帛家道、李家道均有神奇的治病傳說，為史籍或仙傳所記載。學者林富士直言，「道教幾乎可以說是因應當時的瘟疫而生的一個新宗教。較早的兩個道教團體，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又叫天師道），在東漢末年出現時，都是以『醫療』做為吸引信徒的主要手段。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元三至六世紀），道教內部雖然門派林立，但仍多以『醫療』做為傳教的主要手段，或是鼓勵修道之士要修習醫術以自救救人。同時他們也針對疾病與瘟疫的現象提出了看法。」¹事實上魏晉以後的道派，也都重視醫術的傳承與學習，並且以醫濟世、以醫傳道，故而有「十道九醫」之語。

金元時期興盛的全真教，更在《重陽立教十五論·論合藥》中特別強調學道之人對於醫藥，不可不通，認為不通醫藥，無以助道。可見醫學是道教修行者學道的重要功課，也是道教濟世行道、佈道的重要途徑，故而對於嚴重威脅人們生命安全與健康的瘟疫，道教醫學必然有其貢獻。

1 林富士，〈從巫到醫〉，中央研究院網站，<http://www.ihp.sinica.edu.tw/~linfs/fslin/s-m.PDF>

《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歷來被視為中醫重要的經典，目前可見有關於五運六氣的研究數量龐大，多半出於中醫體系的研究，著重在五運六氣的歷史發展脈絡研究，目前尚未有定論，另一方面則是氣運學說理論與在醫學領域的具體運用，通常以氣候和物候驗證結合，此一面向是從科學的角度試圖為氣運學說尋求科學驗證，然而五運六氣是否等於自然的氣候、物候，若從其陰陽五行的運用理則而論，可知五運六氣不僅只是氣候、物候，然因其包含物候、氣候故而應用於醫學上可以尋繹氣候與疾病之間的關係。由於中醫學界對五運六氣的理解著重於氣候與物候及人體疾病之間的理解，故而未論及陰陽五行的運行律則運用於疾病預測的面向，此一面向即為本文論述核心。

《內經》除了醫療理論與技術之外，尚有大量論道以及道教養生內涵，歷來被視為道教經典，收入《道藏》之中。其篇首：〈上古天真論〉言：「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乃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²顯現道教神仙思想與天師之名，其內容多涉及道教的文化內涵，如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³無論是「其知道者」或是「形與神具」都與道教思想內涵相同，「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更是道教思想與文化的核心。〈氣交變大論〉言：「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洩天寶。」⁴之語，也與道教經典或法術傳承的要義；本書的重要注者王冰自言：「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通志·藝文略》著錄：「沖真子《內經指微》十卷、靈寶註黃帝九靈經十二卷，亦是道教中人所為。」⁵

2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台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頁1。

3 同前註,頁1。

4 同前註,頁519。

可見姑不論《內經》是否本為道教經典，其傳承與發展確實有道教的參與，納入《道藏》並非道教附會名著，而是《內經》實為道醫傳承的重要經典，特別是本文所探討的五運六氣學說篇章，見於王冰所補的〈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和〈至真要大論〉七篇大論中，視為道教醫學有相關學術研究支持。⁶ 金權的《中醫運氣學說與道教關係研究》將《內經》述及運氣學說的七篇大論中氣的概念與傷寒論、難經等醫書及《太平經》做比對，指出運氣學說的氣論與傳統醫學思想的氣論有很大的差異，災異思想淵源、思維模式與表述方式上，更為接近道家與道教。本書主要探討氣運學說與道教之間的關係，從思想淵源、傳承路線、思維本質、後續傳承發展四個面向，認為運氣學說的不論是發生、發展歷史軌跡還是思想體系的完善都與道教有著密切的關係，⁷ 為本文以《內經》五運六氣學說為道教醫學瘟疫預測系統合理性之論據。

基於道教本身的宗教特質與其對天地宇宙與生命的認識，道教在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下，有其具有特色的生命觀與身體觀，所以對於疫病的認識與治療方法，亦具其天人合一思想的神學詮釋宗教色彩與人文關懷。本文即以道教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同構的宇宙生命觀為核心，以《內經》為文本，探討五運六氣疾病預測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梳理出其中疫病預測的內容，以及瘟疫治療方法中的道教文化內涵，最後論述其中的人文關懷內涵。

5 鄭樵，《通志藝文略》，卷 69，《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374 冊，頁 434。

6 目前可見有關於五運六氣的研究，多半出於中醫體系的研究，著重在五運六氣的歷史發展脈絡或是思想內涵，王冰與道教的關係，見金權，〈唐代醫家王冰與道教關係再研究〉，《宗教研究》，2016 第 1 期；蓋建民，〈道教醫家楊上善、王冰考論〉，《宗教学研究》，1997 年 第 3 期。

7 金權，《中醫運氣學說與道教關係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9 年），頁 82-83。

二、瘟疫預測的理論基礎

氣化的宇宙觀是瘟疫預測的理論基礎，道教認為人與天地萬物都生於道，道無形以氣生成萬物，《太平經》言：「元氣學道，以生萬物」⁸「元氣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⁹即便是開闢天地的神祇，也是氣所生，《老子想爾注》云：「一者道也……，一散行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¹⁰因為人與天地萬物都是氣所生成，因此人與天地萬物也同受氣的影響，氣有其特質與變化理則，而人的形神通於氣，「形之所恃者，炁也。」¹¹「夫人本生混沌之氣，氣生精，精生神」¹²亦即人的身心共通於氣，當天地氣變時，人的身心也受此氣變的影響產生變化。所以把握天地氣變的理則，即能預知人體隨天地之氣的變化結果，從思考邏輯上而言，是自然推演的結果。古人把氣分成陰陽，再根據陰陽的消息盈虧，來觀察事物的變化。而氣化宇宙觀思想，本身就有一整套對天地氣化的系統性認知，此系統與人相關部分在於，陰陽、五行、天干、地支與人體及五臟六腑的聯繫。這套系統也形成了道教醫學中對於疾病預測的具體方法，目前可見的最早而內容完整的相關經典為《內經》的「五運六氣」學說。

「五運六氣」學說是建立在陰陽五行的架構下，以天干地支為符號表現氣的變化理則，說明天地之氣的陰陽與五行變化規則的學說。干支在曆法的系統中是時間符號，但不僅僅只是時間符號，《史記·律書》對於天干地支的意涵有清楚的描述：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

8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16。

9 同前註，頁78。

10 顧寶田、張中立注譯，《老子想爾注》（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頁38。

11 《正統道藏·長生胎元神用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第57冊，頁357。

12 王明，《太平經合校》，頁739。

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
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坼也。
言陽氣之坼，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
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
也。¹³

司馬遷稱十天干為十母，十二地支為十二子，地支和律歷是相對應的，而律歷呈現的是天地的五行八正之氣。認為天藉由五行八正之氣成就萬物，二十八舍，則是日月止息之所，即陰陽氣緩之所。原文中可以看出幾個與「亥」這個地支有關的訊息，「不周風居西北」表示了方位；主生殺，主辟生氣、主營胎陽氣，指的是氣的屬性與星宿對於氣的作用。「十月也，律中應鍾」，指時間之氣與音律的對應。主要的意涵在說明：十月陽氣藏於下不用事，而十月陽氣之所以不用事，在於其氣之源來自西北的不周風，主殺生之氣，經由東壁宿的開闢生氣，再經營室星的胎養，至危宿仍未周全，所以藏而不用。總而言之從司馬遷這一段敘述，可以藉由亥的意涵了解，十二地支不僅只是表述時間的符號，而是氣的變化、時間、方位的複合符號，並且連結到星宿與氣的屬性變化內涵。

同樣的十天干也是具複合性意涵的符號：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

13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第三冊，頁1243-1244。

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¹⁴

來自北方的廣莫風，具陰陽兩氣，陽氣在下，於冬至日時，一陰下藏一陽上舒，陰陽尚未分離，陽氣隨黃泉湧出，於律中對應黃鍾，在十二地之中以子代表萬物孳生於下，在十天干中以壬、癸為代表，壬呈顯陽氣任養萬物於下的意涵，癸則表示萬物可揆度衡量。與十二地支的亥同具有時間、方位、氣的變化以及氣的變化與星宿的關聯，同時也顯現與萬物之間的關係。

司馬遷以天干為十母，地支為十二子，以地隨天，天為母，地為子，以子隨母。子言萬物滋於下，壬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天干壬的意涵，從陽氣的變化說明氣對地上萬物的作用；地支子的意涵，則從地上萬物的現象說明地氣的特質。《內經》〈六微旨大論〉言：「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僅候其時，氣可與期。」¹⁵可見古人用天干地支這組符號象徵式表述氣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故而有著開放性的對應層次，無論是天干或地支，既可代表氣，也可表示時間、方位又能表述星宿，以簡馭繁，寓繁於簡。

氣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關係是主從關係，有其氣則應其象：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族。泰族者，言萬物族生也，故曰泰族。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

16

14 同前註，頁 1244-1245。

15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12。

16 漢·司馬遷，《史記》第三冊，頁 1245。

條風主出萬物，至箕星萬物有根柢，至尾星萬物是生如尾，至心宿，萬物始生有華心，至房星萬物出。一系列的氣在眾星間的移轉變動與萬物變化的現象對應，無非在說明氣對萬物的作用可仰觀星象而得。這種連結也說明了古人對於氣的變化以及氣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有所掌握，而氣的變化周而復始，天干地支即是展現氣的變化與萬物連結的符號系統。

《史記·律書》對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的意涵，除了十天干中的戊己十二地支的丑之外，都有明確的說明，地支子卯午戌各自包含了天干壬、癸、甲、乙、丙、丁、庚、辛，其主要意涵分別如下：

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

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

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

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

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案：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¹⁷）

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

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

辰者，言萬物之蜃也。

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

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

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

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

17 同前註。

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¹⁸

《漢書·律曆志》對於天干地支的意涵說明雖較簡要，但包含了戊己之意：

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節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呬布於午，昧萎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¹⁹

班固直言天干地支表述的是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能以律呂呈現，也可從曆法中看到其變化，總體而言天干地支，表述了氣的陰陽變化與萬物生長之間的對應性。此一對應性中，可以看出氣由盛而衰，萬物也隨著氣的盛衰生長衰亡。

陰陽之氣的變化過程中可以看到時間、空間、星宿等元素與之相應的內涵，例如從不同的方位發生的風有不同的屬性，經歷不同星宿，其屬性因星的作用而轉變，不同的星宿移轉過程中，呈顯著時間方位的改變，氣也因星性的特質發生了改變，天地間的萬物也跟著改變著。而這一切的變化是規律的、周而復始的，因此只要掌握氣的變化理則，萬物變化即可揆度。

萬物由氣而生，天地之氣直接影響萬物的生長，天地陰陽之氣變化，萬物也隨之而變的氣化宇宙觀與生命觀。置放於人與天地宇宙的關係，即為天人相應、天人同構，天人感應的天人合一宇宙觀與生命觀。此一宇宙觀與生命觀也正是《內經》五運六氣以干支系統為架構，結合陰陽五行系統，形成了五行生剋變化，

18 同前註，頁 1245-1248。

19 東漢·班固，《漢書·律曆志》（台北：鼎文書局，1987 年），頁 964。

再轉化為人體臟腑經絡對應系統的理論基礎。如〈五常政大論〉所言：「六氣五類有相勝制，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²⁰ 天地萬物皆受五運六氣的影響，而〈至真要大論〉更言：「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²¹ 故而透過對於規律變化的天地五行之氣的掌握，可以推算出天地氣變時，對氣候土地的影響及與人體健康關聯。

經由五運六氣的系統推測，不僅大自然的氣候變化可知，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生理變化，也能推而得知，疾病也變得可預測。瘟疫是疾病的類型之一，屬於天地萬物之中，自然也在這套系統的推測範圍裡。

三、五運六氣的推測系統

五運六氣是《內經》中的疾病預測系統，從前面的討論可知五運六氣學說是在氣化宇宙觀與天人合一思想架構下，藉由干支與五行推演的預測系統，在這套系統的運算下，天地之氣的變化所形成的自然氣候、物種狀態及人體健康等，都有規律可循，也可以先行推斷。《素問·氣交變大論》云：「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²² 即說明了在天人感應的思維下，人應該從氣與萬物的關係中掌握氣的變化，才能應變於先，配合天地造化。這也說明五運六氣這套氣理運算的系統，其目的在於了解天地氣變，並且妥善應變進而同天地之化。此一概念呈現氣變乃是天地之化，人若是善於應變，即與造化同。因此氣變對人而言是需要應變的，

20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60。

21 同前註，頁 635-636。

22 同前註，頁 534。

氣變不是毀滅人的，氣變產生的自然變化是如此，氣變產生的疾病也是如此。五運六氣就是為了因應氣變而生的疾病的推測系統，用以協助人們度過氣變的衝擊，進入天地造化的下一個階段。

所謂的五運，是將天干分類為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符號，用以推測每年的歲運。六氣則是以地支配合風、寒、暑、濕、燥、火推算每年的歲氣，兩者搭配形成五運六氣的運算系統。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統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配合三陰、三陽紀氣。〈天元紀大論〉言：

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²³

根據〈天元紀大論〉：「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因此在氣運學說天干與五行的關係如下表：

天干	甲己	乙庚	丙辛	丁壬	戊癸
五行	土	金	水	木	火

在五運六氣中，地支是複合陰陽與五行以表徵六氣，根據《五運行大論》黃帝問岐伯六氣與人體與萬物的對應問題問答內容²⁴，地支陰陽五行表徵六氣如下表：

23 同前註，頁 475-476。

24 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

地支	巳亥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陰陽	厥陰	少陰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六氣	風	熱	濕	相火	燥	寒
五行	木	火	土	火	金	水
五方	東	南	中		西	北
五臟	肝	心	脾		肺	腎
五體	筋	脈	肉		皮毛	骨
五蟲	毛	羽	倮		介	鱗
五色	青	紅	黃		白	黑

五運六氣學說以天干地支為符號，呈現一年之中氣的變化，在分類上非常繁複，運分成大運、主運、客運三種，大運不變，主運一年中又分春、夏、長夏、秋、冬，五種氣的變化現象，以天氣的變化表徵，年年固定不變，其順序與五行為初運木，二運火，三運土，四運金，五運水。初運從廿四節氣中的大寒開始，於春分後十三日交二運、芒種後十日交三運，至處暑後七日交四運，至立冬後四日交五運。每運的時間都是七十三日五刻。主運分五時每年不變，但各步還有太過不及的變化，推算時必須用五音建運，太少相生，以及五步推運的方法進行。²⁵

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氣為柔，在藏為肝。其性為暄，其德為和，其用為動，其色為蒼，其化為榮，其蟲毛，其政為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為隕，其味為酸，其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氣為息，在藏為心。其性為暑，其德為顯，其用為躁，其色為赤，其化為茂，其蟲羽，其政為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燥，其眚燔炳，其味為苦，其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氣為充，在藏為脾。其性靜兼，其德為濡，其用為化，其色為黃，其化為盈，其蟲倮。其政為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瀆，其味為甘，其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脾，酸勝甘。西方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氣為成，在藏為肺，其性為涼，其德為清，其用為固，其色為白，其化為斂，其蟲介，其政為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其味為辛，其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氣為堅，在藏為腎，其性為凜，其德為寒，其用為，其色為黑，其化為肅，其蟲鱗，其政為靜，其令，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其味為鹹，其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

25 詳見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五運六氣學說簡介〉，頁 478-488。

六氣的主要分為主氣、客氣、客主加臨，主氣代表一年氣候之常，客氣代表一年氣之變，主客加臨是綜合分析氣的變化。主氣將一年分為風木、君火、相火、濕土、燥金、寒水，一年的節氣分三陰三陽，排列如下表：

六氣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四之氣	五之氣	六之氣
三陰三陽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少陽相火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節氣	大寒立春 雨水驚蟄	春分清明 穀雨立夏	小滿芒種 夏至小暑	大暑立秋 處暑白露	秋分寒露 霜降立冬	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

客氣代表變異的氣，客氣的循行見於〈六微旨大論〉：

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²⁶

三陰三陽的對應順序如下表：

三陽	少陽（一陽）	陽明（二陽）	太陽（三陽）
三陰	厥陰（一陰）	少陰（二陰）	太陰（三陰）

主氣分為六步，客氣也分為六步，即司天、在泉，以及左右四間氣，司天與在泉分布於上下，分別為三之氣與終之氣，形成

26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05。

六步運行。根據〈五運行大論〉：「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²⁷ 客氣司天在泉與十二地支、五行的對應如下表：

地支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司天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少陽相火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在泉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少陽相火

從上表可以看出司天、在泉²⁸的對應關係按三陰三陽上下對應，以二零二零庚子年為例，子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司天、在泉各別又主上半年與下半年的氣，〈六元正紀大論〉：「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²⁹《至真大要論》：「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³⁰從初到三氣的上半年萬物主要受司天之氣影響，從四到終氣的下半年萬物則主要受地氣影響。司天、在泉之氣在五行生剋上除了厥陰和少陽這一組之外，都是相剋的，因此若上半年有偏勝之氣，下半年即有相反之氣稱為復氣。所謂：「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乃止耳，復以而勝，

27 同前註，頁 493。

28 司天、在泉表述客氣天氣與地氣的特質，見於《至真大要論》：「歧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厥陰司天為風化，在泉為酸化，司氣為蒼化，間氣為動化。少陰司天為熱化，在泉為苦化，司氣為火化，居氣為灼化。太陰司天為濕化，在泉為甘化，司氣為澀化，間氣為柔化。少陽司天為火化，在泉為苦化，司氣為丹化，間氣為明化。陽明司天為燥化，在泉為辛化，司氣為素化，間氣為清化。太陽司天為寒化，在泉為鹹化，司氣為玄化，間氣為藏化。」

29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90。

30 同前註，頁 636。

不復則害，此傷生也。」³¹ 勝復之氣是氣的自然平衡，若沒有勝復的平衡，就會產生災害，因為傷了生機。

客主加臨是將客氣的司天之氣，加在主氣的三之氣上，其餘與氣也依序相加，這樣主歲的客氣轉氣在一年六步中，上下交錯，形成一年之氣的變化參考。其主要的目的是察看客主二氣的生剋關係。

除了闡述主氣所司、客氣所司之氣對天地萬物的影響之外，主氣、客氣因素形成的複合氣理，按陰陽五行生剋變化理則，推論氣候風土與人、獸所因之而起的變化。

整個五運六氣學說是衡量五運與六氣的五行生剋關係，在實際推算上，須加上客主加臨、歲會、同天符、同歲會、太乙天符等推算變化細則整合出推斷結果，其主要內涵在於這些符號背後的五行生剋意義。³² 總而言之，五運六氣是複合一年之間在中運的主氣之下，主運與客運於五個時間區段的對應關係，加上六氣於一年之間在中運與主氣與客氣在六個時間區段的對應關係，從中整理出五行生剋的每個層次，再判斷其對環境，對生物的影響，但無論是對環境氣候或生物的影響都聚焦於與人體健康的關聯。

四、五運六氣的疾病與瘟疫預測

五運六氣學說是對於天地之氣變化的推算系統，其思想前提在於氣的推移有規律性，古代聖人透過對於天象與地上氣候風土萬物的變化，整合其變化規律，應用天干地支符號作為推算此繁複變化的規律，而基於天人合一的概念，此一氣的變化也影響到

31 同前註，頁 636。

32 關於五運六氣的推斷細節，非本為討論重點，礙於篇幅，不予詳述。

人體健康，因此藉由此推算系統可以預測人的疾病狀態。因此《內經》五運六氣相關篇章，均述及在失衡的氣變時空下，人體疾病的類型、特徵為何，如〈氣交變大論〉：

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顛疾，化氣不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³³

歲運木氣太過時，風氣太盛，屬於失衡狀態，受木所剋的脾土不能正常發揮其功能，因此水穀無法經由脾土轉化成為人體所需的營養，容易發生消化系統的疾病，如消化不良的泄瀉，食慾降低，身體沉重無力，心煩，腹脹腸鳴，這都是受歲星木氣太過影響的緣故。若嚴重的話會不時容易發怒，木氣主肝，肝主怒，木氣太盛，以致肝氣上擾，對人體即產生頭昏眼花的病症，這是脾土不能發揮功能，木氣獨盛的現象。木主風，木氣盛，風氣也盛。天上風氣盛，萬物因之而動，草木因而搖動不定，或者傾倒，在人身上則是脅肋疼痛，嘔吐不止，假設為陽明經的原穴衝陽氣絕，多半死亡而無法治療，這時天上金星明亮。

這段原文主要說明氣的失衡，可以造成萬物的傷害，萬物都受氣所影響，氣有生剋制化的交互關係，同樣的對天地萬物也產生連動關係，在人體中這種系統的連動也是同步的，但大自然的氣會自行平衡，只是有待時間發生作用，對人而言如果不善於應對，很可能沒有足夠的資源度過等待氣恢復自然平衡的時間。

傳染性疾病古稱疫病，也稱瘟疫，是疾病之一，與普通疾病不同的是大多數的人得的是同一種疾病，並且有感染力。疾病能預測，疫病自然也能預測，歲運火星太過時就容易發生瘟疫：

33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20。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癰，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甚則胸中痛脇支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為浸淫。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上應辰星。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炳，冰泉涸，物焦槁，病反譫妄狂越，欬喘息鳴，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³⁴

歲運火氣太過時，天氣炎熱，人體的肺臟受邪氣所傷，人們多患癰疾，咳嗽氣喘，吐血，二便下血，咽喉乾燥，耳聾，胸背熱。天上火星明亮，顯示火氣過盛，人體會有身熱骨痛種種病狀，這都是因為金氣不振火氣獨旺的關係，火氣過旺之後就會有雨水霜雪的變化。假設遇到少陰君火或是少陽相火司天的氣運，則會加重火氣的亢盛，則水源枯竭，萬物焦枯，人反而會出現心神方面的疾病譫妄發狂，咳嗽氣喘痰鳴，血從二便下泄不止。若肺經的原穴太淵氣絕，多死亡無法治療，天上可見火星明亮。癰疾的症狀和感冒類似，通常會發燒、發冷、咳嗽、頭痛、嘔吐、腹瀉，嚴重會血液代謝失常，導致多重器官衰竭。症狀與火氣太過時人們生病的症狀相同。

這些經文的敘述可以看出人體、天體是相對應的，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氣變天地也與氣相應，人所生的疾病也與氣相對應。

《內經》於〈六元正紀大論〉中有許多對於疫病或癘病³⁵的推論內容，以下依類分述：

（一）司天、在泉與客氣失衡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肅，地氣靜，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其穀玄稬，其政肅，其令徐。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少陽中治，時雨迺涯，

34 同前註，頁 521。

35 癘病在《內經》有時作厲，本文對於瘟疫的探討，只列瘟疫意涵較明確的疫、癘或厲與癰疾的內容，不列溫病的內容，因為溫病不全等於瘟疫。

止極雨散，還於太陰，雲朝北極，濕化迺布，澤流萬物，寒數于上，雷動于下，寒濕之氣，持於氣交。民病寒濕，發肌肉萎足痿不收濡瀉血溢。初之氣，地氣遷，氣迺大溫，草迺早榮，民迺厲，溫病迺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瘡瘍。³⁶

辰戌之年太陽寒水司天時，太陰溼土在泉，所以說天氣肅，地氣靜，是陽氣不彰的年份，但初之氣為少陽相火，而上年在泉為卯酉的少陰君火遷易尚有餘勢，蒸騰當年主司的水濕之氣，反而氣候溫暖，此溫暖有著濕濁，因此溫疫發作，症狀是嘔吐肌膚瘡瘍。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二之氣，陽迺布，民迺舒，物迺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³⁷

卯酉之年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本年的主氣是陽專其令，陽明司天時的二之氣，主氣少陰君火、客氣少陽相火，客主相得陽氣散布，但火偏勝，因此疫病流行，民眾容易突然死亡。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乃時至，涼雨並起，……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瘧泄……³⁸

少陽司天之時，厥陰風木在泉，木火偕同，過熱引起太陰往復作用，形成寒熱交替的現象反覆發生，人們容易的瘧疾。

太陰司天之政，……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迺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迺時降。³⁹

太陰司天的年度，太陽寒水在泉，二之氣時，主氣少陰君火，客氣少陰君火，與太陰濕土交互作用，火熱蒸騰，熱氣散布瘟疫流行。

36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71。

37 同前註，頁 574-575。

38 同前註，頁 578。

39 同前註，頁 581。

厥陰司天之政，……終之氣，畏火司令，陽迺大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生，人迺舒，其病溫厲。⁴⁰

厥陰司天的年份，終之氣時，客氣少陽相火當令，加上少陽相火在泉，陽氣流行，地氣大發，與主氣太陽寒水相戰，瘟疫發生。

從三陰三陽司天的時間循環中看《內經》預期瘟疫發生的時間，都是陽氣散布與陰氣交戰，或是陽氣過熱，氣候不穩定的時候。有時候該寒不寒、該熱不熱，這時人體雖然感到舒適，草木也生長，但因為不合時氣，反而形成之後的瘟疫。可見運氣學說對於疾病的生成，並非以人或植物是否生長或感受舒適判斷是否有益於人，而是以氣的運行是否符合正常規律判斷對人產生的影響。

（二）鬱氣反復

除了司天之氣的問題外，疫病形成的原因還有鬱氣反復的因素：

火鬱之發，太虛腫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廈騰煙，土浮霜鹵，止水迺滅，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迺後。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脇腹胸背，面首四支，臍憤臘脹，瘍癰嘔逆，癰瘕骨痛，節迺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迺少，目赤心熱，甚則瞋悶懊懣，善暴死。刻終大溫，汗濡玄府，其迺發也，其氣四。⁴¹

鬱氣反復是指五行之氣被剋制過度後，能量蓄積待時而發，其中的火氣復發，天空昏暗不明，大地一片暑熱，處處野火，樹木津液蒸騰外流，濕氣延期而至，瘟疫發生。寅時該涼反而溫熱，

40 同前註，頁 587-588。

41 同前註，頁 603。

汗亦不斷流下，發作時間於四之氣時。同樣是可看出火氣失衡，是瘟疫流行的原因。

（三）升降不順

《內經》〈本病論〉中有更多瘟疫的推測內容，其中顯示其他瘟疫流行的因素，即六氣的升降遷正失衡，根據六氣所影響的臟腑，判斷其疾病對人體機能產生的影響，其中述及瘟疫發生的年份如下：

是故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又遇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忽然不前。木運升天，金適抑之，升而不前，即清生風少，肅殺於春，露霜復降，草木乃萎。民病溫疫早發，咽噎適乾，四肢滿，肢節皆痛。⁴²

辰虛之年，木氣當從卯酉年在泉的右間，升到辰戌年司天的左間，但遇到卯酉年在天的陽明燥金，金氣過盛，就不能上升。假設又遇到庚戌年的金氣先天而至，金運太過，木氣就無法通過，反而生清涼之氣，風氣反而減少，春天見到秋天肅殺之氣，天降霜露草木枯萎，人們容易遭受瘟疫傷害。

是故巳亥之歲，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厥陰木遷正，則少陰未得升天，水運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運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復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陽，而內生煩熱，心神驚悸，寒熱間作。日久成鬱，即暴熱適至，赤風腫翳，化疫，溫癘暖作，赤氣瘴而化火疫，皆煩而躁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⁴³

巳亥之年，少陰君火應該從辰戌年在泉的右間，升到巳亥年司天的左間，但是若遇到太陽寒水過盛，君火不能上行，而厥陰木氣又還沒到位，那君火就更無法前進，此時氣候還是寒冷，早

42 同前註，頁 707。

43 同前註，頁 708。

晚更甚，熱氣鬱悶過久，一旦散開會極度暴熱，風火之氣覆蓋於上，容易醞釀瘟疫。這裡指出瘟疫一般都是因為氣候溫暖而發生的，赤色之氣顯著就化為火疫。

是故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窒天沖，勝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木運抑之也。升天不前，即風埃四起，時舉埃昏，雨溼不化。民病風厥涎潮，徧痺不隨，脹滿。久而伏鬱，即黃埃化疫也，民病夭亡，臉肢府黃疸滿閉，溼令弗布，雨化迺微。⁴⁴

子午之年，太陰溼土應從巳亥年少陽在泉的右間，升到子午年司天少陰的左間，如果遇到巳亥年司天的厥陰木氣過勝，土氣不能前進，又逢壬子年太過的木運先至時，土被木所抑制，窒而不前，將會導致風塵四起，經常天昏地暗，沒有雨水下降，土氣久鬱，形成土疫。

是故丑未之年，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即少陰未升天也，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冰反布，凜冽如冬，水復涸，冰再結，暄暖乍作，冷夏布之，寒暄不時。民病伏陽在內，煩熱生中，心神驚駭，寒熱間爭；以久成鬱，即暴熱乃生，赤風氣腫翳，化成疫癘，乃化作伏熱內煩，痺而生厥，甚則血溢。⁴⁵

按照司天、在泉、左間、右間的升轉變化，丑未之年少陽相火當升為太陰司天左間時，遇到水氣過勝阻滯，或是去歲少陰君火未能退位，新歲司天太陰溼土未遷正，少陽樣不能上升，假設再遇水運抑制，火鬱於下，水制於上，形成「寒在外」而「陽伏」在內的自然氣候，而人體氣機也與之相應，形成火疫。

寅申之年則是陽明燥金被火氣所阻，不能上升，或是被在天的少陽相火所剋，或是逢火運太過的戌年，這時燥氣過勝，民眾

⁴⁴ 同前註。

⁴⁵ 同前註，頁 709。

易發生上焦病熱的疾病。卯酉之年太陽寒水應升為司天陽明的左間，若被土氣所剋，不能前進，或少陽不退位，陽明不能正位，形成厥逆的疾病。寅、申、卯、酉之年，升氣受阻，並未因此產生瘟疫。

當升不升導致氣鬱，當降不降，也會化鬱，寅申之年，有降之不下而生的瘟疫：

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室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彤雲纔見，黑氣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凜冽復作，天雲慘淒。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寒勝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溫病欲作也。⁴⁶

若寅申之年，少陰君火應從丑未年的司天右間降為寅申年的在泉左間，若被主水的地玄之氣所阻，即無法順利下降，再上丙寅、丙申水運太過的年份，陽氣久而不降，積鬱久後，化為火疫之氣，民眾易得溫熱性的疫病。

與寅申之年同屬火氣下降受阻的辰戌之年，也會發生溫熱性的疫病：

是故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室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水運太過，先天而至也。水運承之，水降不下，即彤雲纔見，黑氣反生，暄暖欲生，冷氣卒至，甚即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冷氣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熱病欲作也。⁴⁷

辰戌之年疫病的發生，與寅申之年疫病發生的原理性質均相同，都是火熱之氣下降受阻。也從而可以了解卯酉之年的升氣所形成的氣鬱，雖然會產生疾病，卻不會是影響層面較大的瘟疫的

46 同前註，頁 712。

47 同前註，頁 713。

原因，卯酉之年，上升受阻的是寒水，阻塞的是溼土，若遇陽明未能遷正，則此時前年司天的相火形成的熱氣為溼土所洩，其冷熱之氣的交戰狀態，並非盛到足以發生瘟疫的程度。

（四）遷正不得、退位失節

遷正不得指的是司天無法「遷其正位」，三陰三陽依時司天地之位叫「遷正位」司天不得遷正位，即前一年的司天之氣，過了大寒之後，餘氣仍強，這是司天太過，以致舊司天不退，新司天之氣不能正其位，因此氣運失衡，在〈本病論〉中總述遷正不成之氣所產生的疫病，只有「少陽不遷正，即炎灼弗令，苗莠不榮，酷暑于秋，肅殺晚至，霜露不時。民病痄瘡……」⁴⁸「太陽不遷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殺霜在前，寒冰于後，陽光復治，凜冽不作，民病溫癘至。」⁴⁹兩則都因寒熱交替失衡而起溫疫。

退位失節形成的瘟疫也有二氣，「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溼令不化，民病溫疫。」⁵⁰「太陽不退位，即春寒復作，冷雹乃降，沉陰昏翳，二之氣寒猶不去。民病痺厥，陰痿，失溺，腰膝皆痛，溫癘晚發。」⁵¹春天溼令不能施化，延滯到夏天時，溼熱併發，即形成溫疫，故言瘟疫晚發，太陽寒水不退，至二之氣少陰君火時寒氣猶不退，火氣內伏，又形成醞釀溫疫的環境，瘟疫待時而發。

遷正退位不能順利所形成的氣鬱問題，對於瘟疫的醞釀，有時並不在當年爆發，反而是在三年後爆發，〈刺法論〉中「剛柔失守」型的遷正退位異常，就有三年後發生疫病的預測：

48 同前註，頁 716。

49 同前註。

50 同前註，頁 717。

51 同前註，頁 719。

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室，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交得甲子，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少陽以作右間，即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己）⁵²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況黃鐘不應太室，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既木勝如火而金復微，如此則甲己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於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一。⁵³

剛柔失守是指，五運由陰陽雙天干組合而成，太過與不及的五行更迭，每組的陽天干為剛，陰天干為柔，形成一上一下的組合，稱為剛柔相守。假設甲年雖土運太過，如果癸亥年司天厥陰風木之氣有餘不退位，即便過了大寒，甲子年的司天少陰君火不能就位，但在泉陽明燥金已經就位，這樣會形成上癸下己，剛柔失守，上下不合的狀態，於是此時司天是木，在泉是金，雖然是土運太過的年，但土不得司天被木所剋，土就不是太過，木剋土之後會受到金的剋制，這時少陰司天忽然到位，木反而助火剋金，金的剋制力量為小，這種情形稱為剛柔失守。最早丙寅年最慢丁卯年會發生土疫。

假設甲子年沒有司天即時就位，而是在泉陽明燥金不能正位，這樣會形成上甲子、下戊寅的現象：

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即下己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即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金次又行復勝之，即反邪化也。陰陽天地殊異爾，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⁵⁴

52 依張介賓註解天地二甲子：「言剛正於上，則柔和於下，柔正於上則剛合於下，如上甲則下己，下己則上甲，故曰二甲子。」之語，此時癸年司天未退位，甲子年之在泉已正位，形成上癸下己，證諸本篇後文，丙寅年「乙辛相會……」庚辰年「乙巳相會……」壬午年「丁辛相會」戊申年「丁癸相會」可知，所以癸巳與乙巳之巳字同為己字之筆誤。

53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697。

54 同前註，頁 719。

這種甲子在上戊寅在下的甲年，不是土運太過，反而是木勝土，將導致金剋木的復氣形成，反化成病邪。所以司天、在泉的陰陽變化不同，產生疫病的特質與大小也不同，但都是因應天之氣的變化所形成的。以這樣的原理推論，丙寅年司天或在泉不正位的剛柔失守，其形成的水疫會在三年後爆發，庚辰年則有金疫三年後爆發，壬午年則是木疫，戊申年則是火疫爆發。這一類的疫情都是以癘為名，屬嚴重的疫情。

無論是司天、在泉與客氣各步形成的陽氣獨旺，或是陰陽交戰所造成的瘟疫，或是氣鬱、復氣產生的瘟疫；還是遷正升降各類型的問題造成的瘟疫，其共同的特質是陽氣獨發，或是寒濕遇上陽氣蒸騰，各種不同五行之氣所形成的氣變問題，只是顯現瘟疫侵害人體部位不同，反映出的症狀不同。天地之氣如此，人體在如此的天地之氣環境下，與天地之氣相應，即有相同的失衡現象。《內經》運氣學說的瘟疫預測，顯現了氣化宇宙觀下，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的具體應用層面。

五、瘟疫的治療

疫病的治療法與其對於疫病發生的認知相關，既然天地之氣的變化理則可以掌握，《內經·靈樞·刺法論》言及許多疫病的預防與治療的針灸方法，疾病發生之前採取預防措施，即是預防的方法，治療也是同樣的方法，因此但凡升降引起的鬱氣引起的疫病，發病之前先發其鬱氣即可預防，發病之後發其鬱氣也可治療〈刺法論〉言：

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木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厥陰之井。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發鬱亦須待時，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榮。土欲升而天衡窒抑之，土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太陰之俞。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發鬱亦須時，當刺手太陰之經。水欲

升而天芮室抑之，水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少陰之合。⁵⁵

預防木氣鬱氣爆發，針刺足厥陰肝經的五行屬木的井穴大墩穴，預防火氣鬱氣爆發，針刺手厥陰心包經的五行屬火的榮穴勞宮穴，預防土氣得鬱氣爆發，針刺手太陰肺經五行屬金的輸穴即經穴經渠穴，鬱防水氣發鬱，針刺足少陰肺經的五行屬水的合穴陰谷穴。此間的針刺，因為是使鬱氣能發散，用的是針刺本經散氣的原理，在本經相同的五行的穴位針刺以洩之。也可以看出是在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思想下，發展出來的疾病關與治療方法。

對於降氣受阻所產生的疫病針刺法應用的原理則是克制阻遏之氣，一樣是使阻遏之氣洩出的思考原則：

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晶室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得位，降而鬱發，暴如天閒之待時也，降而不下，鬱可速矣，降可折其所勝也，當刺手太陰之所出，刺手陽明之所入。火欲降而地玄室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矣，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當刺足少陰之所出，刺足太陽之所入。土欲降而地蒼室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勝，可散其鬱，當刺足厥陰之所出，刺足少陽之所入。金欲降而地彤室抑之，降而不下，散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勝，可散其鬱，當刺心包絡所出，刺手少陽所入也。水欲降而地阜室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土，可散其鬱，當刺足太陰之所出，刺足陽明之所入。⁵⁶

因此木氣欲降為金氣所阻時，肝膽受病，要抑制金氣，因此選擇手太陰肺經所出的少商穴，與手陽明大腸經所入的曲池穴，抑制人體的金氣。使木氣不受阻而鬱。火氣欲降受水氣所阻，心主受病，則抑制水氣，針刺足少陰所出的湧泉與足太陽膀胱經所入的委中穴。土氣欲降受阻，針刺足厥陰肝經所出的大墩穴與足

55 同前註，頁 692。

56 同前註，頁 693。

少陽膽經所入的陽陵泉穴。金氣欲降受阻，針刺手厥陰心包經所出的中沖穴與手少陽三焦經的所入的天井穴。水氣欲降受阻，針刺足太陰脾經所出的隱白穴與足陽明胃經所入的足三里穴。不同於欲升受阻，欲降之氣受阻時，會引發本屬臟腑受病，因為要抑制克制欲降之氣的勝氣，因此並非只是處理本經之氣的洩出而已，而是表裡兩經同屬的勝氣都以針刺抑制。

此外在上述的兩段經典引文中，可以看出一樣是五星之氣，在天與在地有著不同的詞彙，天柱、天蓬、天沖、天英、天芮依序是五星金、水、木、火、土在天之名，地晶、地玄、地蒼、地彤、地皐，依序為五星金、水、木、火、土在地之名⁵⁷，顯示即便同是五星之氣，在天與在地亦有所不同，此一觀念與十天干與十二地支均可轉化為五行，然在天在地之氣表現仍有所不同，從而名稱有所不同，相呼應。對應在治療方法上，也產生了同是疏洩，處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的結果。

司天之氣未能遷正引起的疾病，也是可以預防的，針對本當司天，因上年司天之氣不退而不能司天所成的鬱氣，治療上以所對應之五行經絡的滎穴為主。滎穴為經氣所流之穴，如厥陰不能遷正，刺足厥陰肝經的滎穴行間以洩木鬱之氣；少陰君火不能遷正，刺手厥陰心包經的滎穴勞宮，用以洩火鬱之氣；太陰脾土不能遷正，刺脾太陰滎穴洩土鬱之氣；少陽相火不遷正，次手少陽經火穴液門以洩火鬱；陽明燥金不遷正，刺手太陰肺經的滎穴魚際，洩金鬱之氣；太陽寒水不遷正，刺足少陰的滎穴然谷洩水鬱之氣。同樣是鬱氣，但引發鬱氣的原因不同，藉由針刺調整身體氣機的方式就不同，升降所形成的氣鬱，與遷正所形成的氣鬱不同，取穴即有所不同。都是用散發經絡之氣的方式，調整人體因天地之氣的變化而產生的疾病，無論是預防或治療，都可以看出

57 詳見《類經圖翼》，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776，子部醫家類，第82冊，頁564-565。

是在天人同構、天人同氣，同氣相求的氣化宇宙觀與生命觀下的治療思維。

與刺法同為傳統中醫的治療方法作為疫病治療方法者，還有汗法與吐法：「於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於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泄汗」。這種配合節氣養生的方式，也見於道教的各種養生或修練方法，可見醫道同源，早期中醫與道教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情志的配合也是針刺治療疫病的重要事項：

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剛，亦名失守，即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即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畢，慎其大喜欲情於中，如不忌，即其氣復散也，令靜七日，心欲實，令少思。⁵⁸

詳其天數，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當先補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刺畢，可靜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氣卻散之。⁵⁹

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獨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天運孤主之，三年變癘，名曰金癘，其至待時也，詳其地數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遲速爾。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刺畢，靜神七日，勿大悲傷也，悲傷即肺動，而真氣復散也，人欲實肺者，要在息氣也。⁶⁰

情志的調整與注意事項，對應五臟所主的情志，與傳統中醫的觀點相同，但調理方式可以看出道教修練養生的特色，如靜神七日、息氣、令靜七日等。此外生活起居也是治療疫病需要配合的項目：

刺畢，靜神七日，勿大醉歌樂，其氣復散，又勿飽食，勿食生物，

58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697。

59 同前註。

60 同前註。

欲令脾實，氣無滯飽，無久坐，食無太酸，無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⁶¹

生活上注意氣的涵攝，忌避所有耗氣散氣的行為，是道士修練養生的基本要求，治療後靜神七日，飲食上注意對脾胃的保護，清淡等則與一般中醫的醫囑相同。

疫病的治療除了刺法、汗法、吐法之外，還有氣法的治療配合，可以看出鮮明的道教宗教色彩：

假令甲子，剛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時序不令，即音律非從，如此三年，變大疫也。詳其微甚，察其淺深，欲至而可刺，刺之，當先補腎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陰之所注。又有下位己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癘，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以畢，又不須夜行及遠行，令七日潔，清淨齋戒。所有自來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徧，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嚥氣甚硬物，如此七徧後，餌舌下津令無數。⁶²

夜行與遠行都傷腎，因此為針刺後禁忌，齋戒淨神不亂，配合嚥氣餌津則是養腎的方法，腎為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補養後，再洩後天之本的脾土，才能達到平衡氣機的效果。齋戒淨神、嚥氣餌津都是道教修練養生的方法。

存想法則是諸多治療法中與傳統中醫相異，最具道教宗教色彩的疫病治療法：

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歧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邪干。氣出於腦，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燄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

61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698。

62 同前註，頁 697。

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⁶³

要避免毒氣的方法，就是讓疫毒從鼻孔進，再從鼻孔出，這需要有正氣才能不讓邪毒留於體內，其方法即是所謂：「正氣出於腦」。實際的操作方法是進入疫病室內前，心存想青氣從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再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其次再存想赤氣從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明亮的火焰，然後存想黑氣從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最後存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存想五氣護身完畢之後，在想頭上北斗星煌煌有光照著，然後才進疫病之室。

這一套存想法從主升降的木氣開始存思起，左行東方化作林木是木氣的鞏固，讓木的生發之氣充足後，在想白色的肺氣化作戈甲形成保護作用，再想心氣、腎氣、脾氣，存想氣從五臟出為啟動五臟之氣，繞行五方式與天地五行之氣連結，化作林、火、水、土與天地五行之物連結，肺氣化作戈甲則是主要功能，此一存想法目的在於讓毒氣自然的通過體內，不滯留於體內，因此須有所防護，若人體內充滿天地五行正氣，那麼疫氣自然進入也自然流出，司氣之肺有戈甲保護，不受疫氣所傷，此為五氣護身的原理，同樣也展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應用於醫療的具體實踐。

與存想法同樣具道教鮮明色彩的瘟疫治療方式還有小金丹法：

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實，不用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煨之也，七日終，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七日，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嚥之，服十粒，無疫干也。⁶⁴

63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701。

64 同前註。

製法與金丹的製法最大的差異在於無特殊規定，也不需特殊爐具，需埋地去毒等過程，服食時向東西日華之氣候在冰水送服，連氣一起嚥下的方法，則與金丹的服食法相同具有道教服食金丹的特色。

縱觀《內經》疫病治療方法，是依據其病因病理的理解而來，病因氣變而來，治療處理的對象自然是氣的失衡問題，無論是存思、針刺、服金丹、起居飲食、情治對應，處處有氣的調理。針刺的特色在於運用五行與經絡、穴位對應方法進行氣的平衡法，這是道醫與傳統中醫最大的不同點，在針刺中結合五行生剋的原理，依病理病機決定針刺的經絡與穴位，雖然傳統中醫同樣是在氣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與陰陽五行的架構下發展而成的，但不似道醫將五行的生剋應用處處與醫療方法連結，由上引經文可以看到刺法運用五行，存思法也運用五行，服藥也應用五行。

六、瘟疫預測與治療的人文關懷內涵

生存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最本能的慾望，疫病威脅著人們的生存，也可能強勢地剝奪人們生存的慾望，引此瘟疫的預防與治療，本就具有人文關懷，因為瘟疫的預測與治療的目的在維護人們的生存權力。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發展出來的瘟疫預測與治療方法，脫離不了人與天地之間的關係，其人文關懷內涵，也在人與天地之間的關係中展開。

天地之氣的變化，為陰陽消長變化的過程，古人藉由長時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及對萬物的觀察，積累了許多天地之氣的變合理則的經驗知識，如陰陽、五行、五運、六氣……這些文化資產在時代中產生，也在歷史的長河裡積澱轉化孕育與創新，道教於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思想基礎下，以五運六氣的推算系統，

預測瘟疫並根據其氣變理則進行治療。疾病的發生固然是運氣自然更迭的客觀環境，有利於侵害人體健康的邪氣發展。但有斯氣未必得斯病，因此《內經》在述及天地之氣與疾病關係時，強調預防，有所謂「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⁶⁵能夠對應變化即可順應時氣，否則為逆時氣，逆時氣會產生異常變化，就人體而言，將導致疾病的發生。

因此疾病產生的條件是「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具，致有夭亡」⁶⁶，反之即便在天氣變異的情況下，人若能妥適的應變，並非必然得病，前述預防治療的討論中，已揭示藉由針刺的補洩可以調整人的氣機，也在情志與生活起居配合治療的內容裡說明，人的心理與生活作息上如何應變。在「謹候氣宜，無失病機」⁶⁷的原則下採取正確的方式對應變化。

整個運氣學說的理論與預測系統的內涵，是黃帝對岐伯或鬼臾區的請益問答，而黃帝提問的動機來自於對生民罹病的不忍，自言：「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眾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于無窮，流於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除了對當下生民的憐憫，也為此活人之術的傳承請命，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問題的發生與解決的方法，因此在黃帝與岐伯的對話中，顯示了許多黃帝提問的人文關懷：

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調之正位從逆，奈何？⁶⁸

黃帝想了解天地之理，希望能藉由對天道的呼應，調和天地的氣運，使上下合德，從而達到促使天地升降之氣循序，不失其

65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08。

66 同前註，頁 725。

67 同前註，頁 621。

68 同前註，頁 567。

政。他關心的是在天地氣變的大環境下人們該怎麼調和自己體內的氣機，使其不隨著天地之氣失衡。岐伯的回答也呼應黃帝的提問，說明天地之氣變異，確實可以經由人們適當的對應，從而解決人體氣機失衡的問題：

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營運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

了解所臨年份五運六氣的變化，就可以知道天道所顯的氣運變化，從而調和人們體內的氣機，讓陰陽平衡，由近而遠，由淺及深，不致於迷惑，這是按五運六氣系統數理可以推數而得的。

岐伯的回答說明五運六氣是天道的展現，是氣的自然運行理則，氣運變化的升降遷正太過或不及，從氣化的角度而言，是客觀的現象，是陰陽消長平衡的運動變化過程。從天地之氣變化的角度而言當升不生產升氣鬱後待時而發，這是氣的自然發展現象，或是復氣的發生也是氣的平衡現象，對人而言卻有本身適應的問題，因此「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⁶⁹ 從人的角度而言，此中非其位與當其位，指的是為人們所適應的時氣，應時而來就是當其位的正氣，反之則是不當位的邪氣，邪氣是人體不適應的氣，若人體內之氣平衡狀態不好，即受邪氣干犯，對此岐伯言：「氣相得則微，氣不相得則甚」⁷⁰ 說明人體的氣機條件，決定了外在氣變對人疾病影響的輕重程度。

既然人體的氣機是對應時氣的關鍵，因此針對疫病雖然有諸多治法與預防方法，但最重要的是保持人體的正常運作，由於天人同構、天人同氣，故而若欲保持人體的運作，仍需從天、地與人的相對應問題理解起，〈氣交變大論〉：「夫道者，上知天文，

69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02。

70 同前註。

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於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⁷¹ 這段經文說明瞭解天的之氣的變化，才能理解人體氣機的變化，從而採取相應的方法免除天的氣變引起的疾病侵害。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關鍵，在對於體察道在天地人三者間的顯現，從而正確對應天時的氣的變化，〈本病論〉把人體的五臟類比為國家臣子，各有其特性與職能，也把天人之間的關係連結起來，從身心靈三方面具體說明疾病與天地之間的關係，首先提到五臟與天地之氣對應的影響：

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會天虛，感邪之至也。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或遇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間至，即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奪精，汗出於心，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帝太一帝君泥九君下，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卻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亡。⁷²

人體正氣不足，天氣又不正常，容易與邪氣相感。例如人憂愁思慮傷會及心臟，同時又遇到少陰君火司天，但天數不及，少陰不當位，反而是間氣太陰主氣，這叫天虛，這種狀態之下是天人同虛，假設再加上受驚嚇，使得精氣耗散，汗出傷及心液，就形成三虛的現象，心神不守於心，心是君主之官，心神游離於上丹田呈現失位的現象，神光不聚意味心所主的火不足，這是人體的火不足，如果遇到火不及的年歲，天人同虛，火不及則會發生水氣盛行的現象，水疫從而發生。

可見天地之氣按五運六氣循環，太過與不及，升降或遷正是有規律可循的，但是否得疫病，在於人的身心靈狀態，本身情緒

71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519。

72 同前註，頁 725。

問題加上突發的刺激再加上外邪的干犯，才導致感染疫病，此間情緒的問題是自身可以予以調整的。有較穩定的情緒基礎，面對突發事件的驚嚇程度可望降低，那麼三虛的條件未必形成。

〈本病論〉中的內容，心臟以外的其他臟器的三虛，除了情志之外，都包含生活作息的因素。如議諫之官的脾臟由於勞倦、飲食所傷，又遇太陰司天，若再加上飲食過度，汗出傷胃津，或醉飽行房，汗出傷脾，導致脾神失守的三虛，遭逢土不及的年份或甲己之年但土失守，才產生患得木疫的條件。作為技巧之官的腎，則因久坐濕地、強入水中，傷及腎臟形成三虛則在水不及或辛不會合、丙年失守、太陽司天不及的時候染上土疫。而將軍之官的肝臟，則是在盛怒以致於氣逆不能下降，或有奔跑恐懼所傷，再遇上木疫的疫氣才會得病。〈本病論〉中，缺漏主掌節治的相傳之官的肺臟，如何因日常作息與情志所傷的描述。以肺所主的情志悲而言，應是過度悲傷的情緒傷害肺臟；肺主氣的升降，因此耗氣的行為也傷肺臟，根據五運六氣與人體臟腑氣機對應的原理推斷，在金不及、火太過或乙庚失守的年份，容易形成三虛，因而被火疫的邪氣干犯。⁷³ 臟腑與五行對應，又與天的之氣對應，也與人間官制對應，這樣的身體觀並非拆解式地的、機械式地理解人體的各部位，而是既部分理解又整合看待，因此分開來看五臟各有其功能，整合而言所有功能互相支援互相影響，從而發揮

73 人飲食勞倦即傷脾，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間至，即謂之虛也，此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醉飽行房，汗出於脾，因而三虛，脾神失守，脾為諫議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卻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亡。人久坐溼地，強力入水即傷腎，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卻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人或悲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陰作接間至，是謂天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於肝，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白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已上五失守者，天虛而人虛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謂之曰尸厥。按：本病論中，缺主掌節治的相傳之官肺臟。

人體複雜而精妙的各種功能，就像國家一樣，需要每個官制的協同才能運作。

然而這樣的生命觀並非只是以國家比喻身體，以國君比喻心神，以諸官比喻五臟，而是認為自然、國家社會、人體同架構，治身如治國，同樣的治國如治身，因此《內經》〈師傳〉言：「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所終時。」⁷⁴ 雖然《內經》是託名黃帝之作，但其內容闡釋黃老之學的身國同治概念，體現的人文關懷不僅是一個領導者對己身與對人民生命的關懷與責任感，還關心到人類永續的福祉。

這種透過個人的學習實踐，從而擴展到使人民百姓健康無病，還希望讓全國上下親和，代代傳承下去，使子孫無憂，顯然指的是國家健康人民也健康，此健康是身心靈全面性的健康，社會關係也良好的思想，無疑是希望在現實世界建立一個健康的國度，在這個國家中人，人們了解自然運行的規則，能事先預防氣變對人產生的衝擊，透過正確地應對之道，身體不受損害，同樣的治國理則也符合天道，為政者能負起責任，為人民謀福。

整個《內經》瘟疫預測與治療的人文關懷，在黃帝與岐伯的對話中展開，黃帝意識到氣的司化：「失其常政，及萬化之，或其皆妄。」⁷⁵ 因此希望替人民解決問題，從而提問：「然與民為病可得先除，欲濟群生願聞其說。」⁷⁶ 岐伯也是呼應黃帝對生民的慈悲：「聖念慈憫，欲濟群生，臣乃盡陳斯道，可申洞微」⁷⁷

74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靈樞譯釋》，頁 202。

75 同前註，頁 695。

76 同前註。

77 同前註。

這對君臣都有欲濟群生的悲憫之心，說的是治病，其實闡述的是人生於天地之間如何藉由天道的體認，實踐於生活層面。從具體的生活作息順應天道，加上情志的調整與天同理與天同氣，再到疾病的治療，循著天地理氣，藉由醫療手法調整氣機，進而實踐在社會上與人相處之道、行事之道、為政之道。天地一氣、天人一氣，讓自然和諧也讓世界和諧，社會和諧，家庭和諧，自己身心靈和諧。關鍵在於人是否能順應天道，無論是上自帝王或下至臣子或是一般百姓，若能依天道具體的運轉自己的生命，與天地、自然、社會、他人及自己建立和諧的關係，氣變對人不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在疫病流行之下人們能守護自己的生命，免除為戾氣奪取性命的恐懼。

七、結論

道教醫學以五運六氣學說作為疾病預測的方法，對於瘟疫的預測，也在《內經》中特別點出，天人合一的氣化宇宙觀與生命觀是《內經》五運六氣的理論基礎，五運六氣以干支系統為架構，結合陰陽五行系統，形成了五行生剋變化，再轉化為人體臟腑經絡對應，藉由干支的推算形成對天地之氣循環週期的掌握，以及對天地之氣平衡、失衡的各種變化特質與規律的了解，推測這些氣變對人體內氣機的影響，從而發展出對應的預防之道或治療方法，其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思想。

《內經》的瘟疫預測是根據天地五行之氣的運轉是否正常而定，常氣的狀態下，無論是氣候物種或人類都沒有異常，一旦天地之氣的化令不正常、當升不升、該降不降、該進不進、該退不退；或是應進尚未進等等之類的變異，都會產生氣鬱的現象。氣鬱是一時受扼的氣，在得以運行時爆發式的運作，這本是自然現

象，但對於比天地脆弱的萬物和人類而言，可能是無法承受的變異，因此會產傷害。就人體而言此一傷害的具體表現就是疾病，嚴重的話是大規模的感染也就是溫疫。因此《內經》特別以「疫」和表述更嚴重的傳染病「厲」或「癘」標誌。

雖然《內經》的瘟疫預測理則複雜，但從氣的角度而論，陰陽之氣極度不平衡，之後將會產生嚴重性的傳染病，表面看似玄學，若在氣化的宇宙觀下理解，不難發現當天地之氣異常時，萬物與人及隨著天地之氣異常，對人類而言意謂著所居的環境異常，個人身心方面異常，連所處的社會都異常，自然經受不起疾病的攻擊，唯有了解天地之理與人之理，事先防備或是採取適當的方式應對，才能平安度過。

因此對於瘟疫的治療，可以看出完全是順應氣的變化，進行氣的調整，無論是針刺或是吐法、下法、存思法、小金丹法，都非常注重氣的應用與氣的調整，也可以在《內經》瘟疫的治療法看出，《內經》確實為道醫所傳承，且《內經》的實踐有道醫的參與。而道教對於瘟疫的治療有特殊的方法，看似獨具宗教特色，但不違背傳統醫學的治療思路與原則，也就是透過氣的調整，只是道教除了以湯藥、針具調整人體氣機之外，尚有金丹、存思，對於致病的原因除了氣變氣鬱之外，邪氣還會形成屍鬼致人於死，身神不守位也會導致疾病。因此就治療而言，牽涉到的會是身心靈、社會、國家、自然天道間的各層面，故而五運六氣在道醫的理解下並非只是氣候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而已，這是道醫與傳統中醫不同之處。同樣是順氣而治，道教醫學的順氣手法包含身心靈的修養，因此即便針灸的治療，都是全神養真之道，要：「修養和神，道貴常存，補神固根，精氣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雖（通惟）不去，亦能全真……」⁷⁸。

78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頁 703-704。

《內經》身國同治的人文關懷，同樣在天人合一的思維下展開，藉由黃帝與諸臣的對談，展現治身與治國同理的意涵，無論治身或治國，首要之理在與順氣而行，岐伯言：「夫治與民，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主政者不獨順陰陽天地之氣，也要順百姓人民之氣。慈愛百姓悲憫百姓，同理百姓，也才能管理百姓，引導百姓順應天理，因此治百姓如同治己身，以己之和，和天下百姓，在身心和諧、社會和諧、國家安定的基礎下，即便天道循環，遭逢氣變非常之時，也不具備三虛的條件，人們可望從瘟疫的威脅中免除生命危險，雖然天道是帝王以至於百姓都應依從的，但身為統治者應該負起更積極主動順天而行的責任，為天下蒼生打造安定的國家社會，使民眾得以效法群起順天，天地人自然和諧。

道教是最重視生命存有的宗教，對於瘟疫的預測預防與治療，有其鮮明的宗教色彩與特色，雖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同構的思想並非道教所獨有，但道教將這些思想落實在生命實踐中，不僅只是當作宇宙觀與生命哲學的理解，而是發展出解決生命問題的應用方法。面對全球性的疾病感染風暴，人人向外求藥而未能得的現狀，道教的瘟疫治療強調的是取用人體內的真藥，也就是神氣相守，形神相守，調整體內的氣，順應外在的氣，找回內在的和諧，重視社會的和諧，注意與自然的和諧，正氣內存，不受外界干擾，風暴將會過去，平和的日子會再來臨。如此穩健的生命智慧，仍值得現代人參考取用。

徵引書目

典籍

1. 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2. 明·張介賓，《類經圖翼》，《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3. 西漢·司馬遷，《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
4. 東漢·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
5. 《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年。
6. 顧寶田，張中立注譯，《老子想爾注》，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
7.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素問譯釋》，台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
8.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黃帝內經靈樞譯釋》，台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

期刊

1. 金權，〈唐代醫家王冰與道教關係再研究〉，《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
 2. 蓋建民，〈道教醫家楊上善、王冰考論〉，《宗教學研究》，1997年第3期。
 3. 林富士，〈從巫到醫〉，中央研究院網站。<http://www.ihp.sinica.edu.tw/~linfs/fslin/s-m.PDF> (2020年8月15日檢索)
-

The Plague Prediction, Treatment and Humanistic Care in Taoist Medicine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 Chang, May-Y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aoism itself an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and life, Taoism has its own unique view of life and body under 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system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are also unique. The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s religious and humanistic ca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aoist view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which is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man, and the isomorphism of nature and man as the core. With the text of Nei Jing, i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s of disease prediction in the Wu yun liu qi, and sorts out the predictions of epidemics. The content and the Taoist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plague treatment method, and finally the humanistic care connotation in it.

Keywords: Taoist medicine, plague prediction, plague treatment, Wu yun liu qi